

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

孙吴 M5 发掘简报

苏州市考古研究所

【摘要】: 2016-2018年,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进行了考古发掘。其中 M5 为砖室墓,出土了“建兴二年”纪年砖、“吴侯”文字砖等,为三国孙吴时期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
【关键词】: 墓葬 建兴二年 吴侯 文字砖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K871.42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 A

为了配合基本建设,苏州市考古研究所于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4 月间,对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进行了考古发掘,共发现 7 层文化层(其中(3)、(4)为三国孙吴时期文化层)、1 个西汉时期器物坑、1 座西汉时期土坑墓、1 处三国孙吴时期碎砖堆积面、4 座三国孙吴时期砖室墓(M1、M2、M5、M8)、1 座六朝时期砖室墓(M6)、3 座宋代砖室墓(M3、M4、M7),出土文物 219 件组。现对 M5 介绍如下。

一、墓葬介绍

M5 为砖室墓,坐南朝北,方向 8°。墓葬位于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中部,墓室坑东北角与 M1 西耳室西侧水平距离为 8.6 米,墓室坑东南角与 M1 后室南侧齐平^[1](图一)。

墓坑平面呈凸字形,墓道在北,墓室坑在南(图二;彩插三:1)。

墓道平面呈长方形,南北向残长 12.8、东西向宽 2 米;纵向剖面近似直角梯形,北高南低,残深 0~1 米。填土为黄白灰褐小块花土,较致密,包含釉陶片。

墓室坑平面呈长方形,东西宽 4.4、南北长 4.48 米;剖面亦呈长方形,残深 1 米。墓室坑底部沿坑壁处挖有基槽,基槽宽 35、深 15 厘米,砖室墙体砌筑于其中。填土为黄灰褐花土,较致密,包含细碎青瓷片、青砖残块(与 M5 墓砖相同)、釉陶片等。

砖室平面结构完整,呈凸字形,自北向南可分为封门砖、甬道、墓室等三部分;砖室的顶部和中上部墙体无存,铺地砖大部分无存,残存下层墙体;墙体厚 35、残高 30~100 厘米。

封门砖,平面呈“山”字形,包住甬道东西墙壁北端,封堵甬道,分为中、东、西三部分。东西长 190、厚 17.5~35、残高 100 厘米。

中段封门砖,平面呈长方形,东西长 85、南北向厚 35 厘米。可均分为南北两部分,南部分位于甬道内部,北部分位于甬道外部。中段封门砖自下而上依次为长方形青砖东西向平砌 3 层、南北向丁砖 1 层、东西向平砌 3 层、南北向丁砖 1 层、东西向平砌 7 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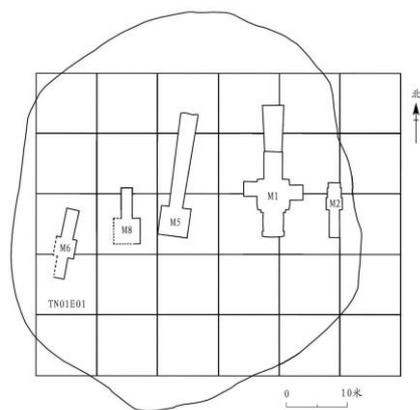
东西段封门砖平面形制、墙体砌筑情况相同。平面呈曲尺形，自下而上为长方形青砖错缝平砌 19 层。东西长 52.5、南北长 35、厚 17.5 厘米。

甬道平面呈长方形，内部南北长 120、东西宽 85 厘米，砖壁厚 35、残高 90 厘米。甬道内堆满填土。

东墙，墙体砌筑于基槽内，自下而上先是长方形青砖南北向错缝平砌 5 层、东西向丁砖 1 层、南北向错缝平砌 3 层、东西向丁砖 1 层、南北向错缝平砌 3 层，然后楔形青砖东西向丁砖 1 层，再上无存。

西墙，墙体砌筑情况同东墙。

铺地砖，南北通长 155、东西宽 85~190、厚 10 厘米，由上下两层长方形青砖东西向错缝平砌而成，中间微高，东西略低。铺地砖平面呈“T”字形，其中横部分位于甬道北侧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向宽 35、东西向长 190 厘米；竖部分位于甬道内部，平面呈长方形，南北向长 120、东西宽 85 厘米。



图一//虎丘路新村土墩六朝时期墓葬平面分布图

墓室，平面呈方形，内部边长 3.6 米。残存四面墙及少量铺地砖，四面墙均砌筑于基槽内，残高 25~100 厘米。墓室范围内散存大量破碎墓砖。

北墙，墙体宽 35、残高 100 厘米。自下而上为长方形青砖东西向错缝平砌 5 层、南北向丁砖 1 层、东西向错缝平砌 3 层、南北向丁砖 1 层、东西向错缝平砌 3 层、南北向丁砖 1 层，再上无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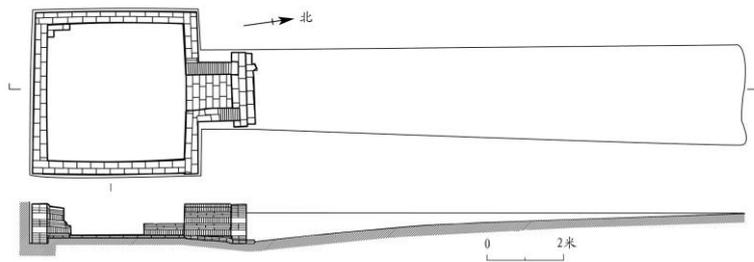
东墙，墙体宽 35、残高 25 厘米。为长方形青砖南北向错缝平砌 5 层，再上无存。

南墙、西墙墙体砌筑、保存情况相仿。墙体宽 35、残高 25~85 厘米。自下而上为长方形青砖错缝平砌 5 层、丁砖 1 层、错缝平砌 3 层、丁砖 1 层、错缝平砌 3 层，再上无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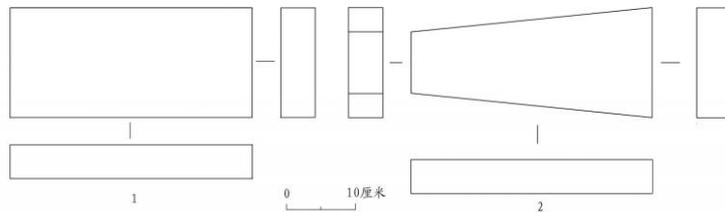
铺地砖，仅存于墓室西南角，为长方形青砖横顺错缝平砌 2 层。东西残长 17.5~35、南北残长 17.5~52.5、厚 5~10 厘米。

M5 砌筑用砖均为青砖，大部分墓砖破碎，杂乱堆放于墓坑内（彩插三：1），少量墙砖和铺地砖未遭破坏。墓砖按形制可分为长方形青砖、楔形青砖和刀形青砖三种。

长方形青砖，尺寸为 35×16×5 厘米，多为素面（图三：1），少量长方形青砖长侧面模印文字“吴侯”。



图二//M5 平、剖面图



图三//墓葬使用青砖

1. 长方形青砖 2. 楔形青砖

楔形青砖，目前仅发现用为甬道墙砖，为四棱台状，有 6 个面，通长 35、大短侧面宽 16、小短侧面宽 9、厚 5 厘米，多为素面，少量楔形青砖长侧面和楔形青砖大短侧面模印文字“吴侯”（图三：2；彩插三：2）。

刀形砖，仅在残砖中发现 2 块，长宽等尺寸不明，残厚 3~4.5 厘米和 3.7~5 厘米，当用为券顶。

二、出土器物

M5 墓室被严重破坏，出土瓷片细碎，位置杂乱。共出土器物 6 件，其中墓道填土内出土可修复西汉时期硬陶鼎、硬陶盒、釉陶盖各 1 件，墓室碎砖间出土可修复青瓷钵 2 件，甬道出土金环 1 件。

金环 1 件。M5：1，浇铸、锤揲成形，变形后近似圆形，素面，外径 2.14~2.32、内径 1.93~2.05 厘米（图四：1）。

青瓷钵 2 件。修复完整，轮制成型，圆唇，饰 1 道凹弦纹、1 圈网格纹，直壁微弧，折腹，内收，平底，内凹，内面及外侧面口部施青釉，外底面未施釉，内底面底部施 2 圈凹弦纹，内底面有支钉痕。M5：2，敞口，束颈。口径 16.8、底径 8.6、高 5.4、壁厚 0.3~0.8 厘米（图四：2）。M5：3，直口，弧腹。口径 15.4、底径 8、高 5、壁厚 0.3~0.8 厘米（图四：3）。

釉陶盖 1 件。M5(1)：3，修复完整，轮制成型。圆顶，弧腹，直口，方唇，外部施釉，饰 7 道凹弦纹，内面未施釉。口径 20.2、高 6.9、壁厚 0.6~0.9 厘米（图四：4）。

硬陶鼎 1 件。M5(1) : 1, 修复完整, 轮制成型。母口, 尖圆唇, 弧腹, 内收, 锅底, 口部贴塑 2 耳 (据同类器物复原), 外壁饰 5 道凹弦纹, 下腹部贴塑 3 个兽面蹄形足, 内壁有凸棱。口径 17、高 14、壁厚 0.5~0.8 厘米 (图四 : 5)。

硬陶盒 1 件。M5(1) : 2, 修复完整, 轮制成型。母口, 尖圆唇, 溜肩, 鼓腹, 内收, 平底, 微凹, 肩部贴塑 2 耳 (仅存 1 个耳, 残, 饰篦纹), 内外壁有凸棱。口径 16.8、底径 11.2、最大腹径 18、高 11.5、壁厚 0.3~0.9 厘米 (图四 : 6)。

三、文字图像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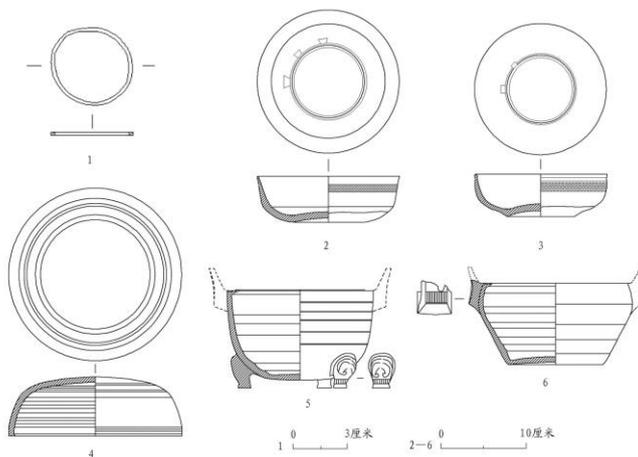
M5 墓砖多为素面, 少量印有或刻划有文字图像, 暂命名为文字图像砖。依内容分为三类, 其中文字砖占绝大多数, 印章砖 1 块, 画像砖 1 块。为异地保护, M5 已被整体提取, 目前可供研究的文字图像砖多为碎砖, 少量为 M5 墓室残存墙砖外表面。

1. 文字砖

根据文字形成方法的差异, 文字砖可以分为模印文字砖和刻划文字砖两类。

(1) 模印文字砖, 当有数十块, 文字均为阳文反文“吴侯”二字, 多数位于砖体长侧面, 少量位于楔形砖的大短侧面。印文字体差异较大, 一种书法规整, 另一种书法稚嫩。现介绍 6 块“吴侯”砖。6 块砖均为青砖, 残缺, 出自墓室碎砖。

M5 砖 : 1, 砖形不可知。阳文“吴侯”模印于侧面。残长 16、宽 12.4、厚 5 厘米 (图五 : 1; 图六 : 1)。M5 砖 : 2, 砖形不可知。阳文“吴侯”模印于侧面。残长 12.5、宽 11、厚 4.7 厘米 (图五 : 2; 图六 : 2)。M5 砖 : 3, 楔形砖, 断成两节。阳文“吴侯”模印于长侧面。残长 33.5、小短侧面宽 9、大短侧面宽 15.5、厚 4.5 厘米 (图五 : 3; 图六 : 3)。M5 砖 : 4, 楔形砖。阳文“吴侯”模印于长侧面。残宽 11.5~16.5、残长 24、厚 5 厘米 (图五 : 4; 图六 : 4)。M5 砖 : 5, 砖形不可知。阳文“吴侯”模印于侧面。残长 14.3、宽 8.4、厚 5.2 厘米 (图五 : 5; 图六 : 5)。M5 砖 : 6, 砖形不可知。阳文“吴口”模印于侧面。残长 12.5、宽 12.4、厚 4.5 厘米 (图五 : 6; 图六 : 6)。



图四//M5 出土器物

1. 金环 (M5 : 1) 2. 青瓷钵 (M5 : 2、3) 4. 釉陶盖 (M5(1) : 3) 5. 硬陶鼎 (M5(1) : 1) 6. 硬陶盒 (M5(1) : 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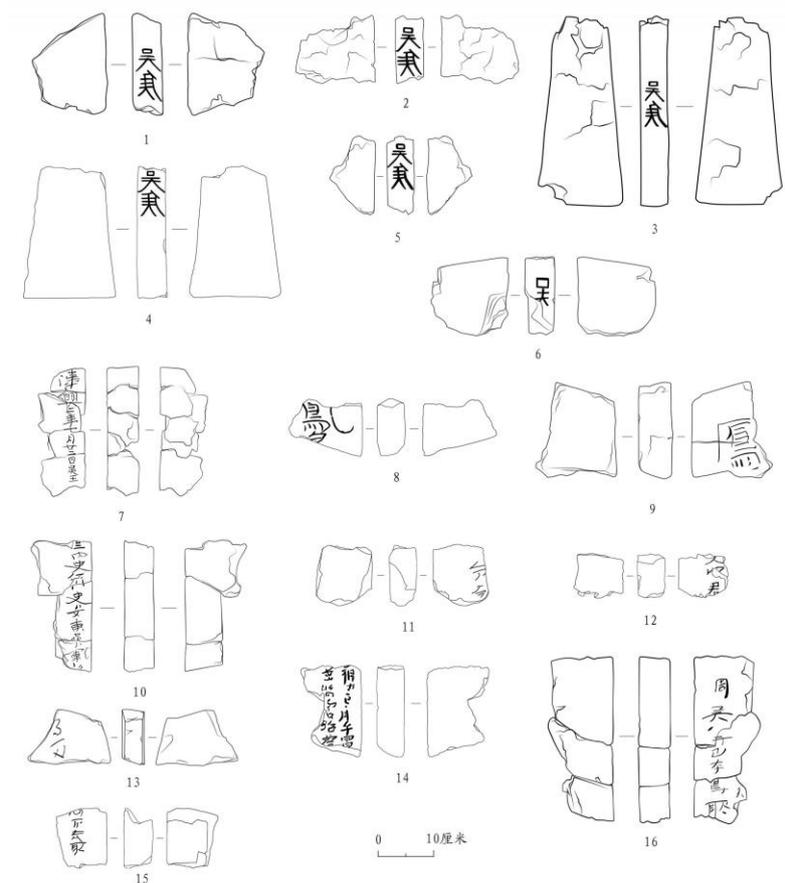
(2) 刻划文字砖, 10 块, 文字均刻划于顶面。青砖, 出自墓室, 残缺。

有4块砖的文字可部分识读。M5砖：7，“建兴二年七月廿一日吴王”砖，由6块小残砖拼合而成，可能是长方形砖。文字流畅，笔画边缘略有变形，说明文字系在砖入窑前、砖坯尚未完全干透时剔划而成。残长21.9、宽7.9、厚5.3厘米（图五：7；图六：7；彩插三：4）。M5砖：8，“凤口”砖，砖形不可知。残宽13.2、残长10.3、厚5厘米（图五：8；图六：8）。M5砖：9，“凤”砖，可能是楔形砖。残长16.2、残宽13.5、厚5.5厘米（图五：9；图六：9）。M5砖：10，“内史口史女口口车口”砖，可能是长方形砖。残长21.9、宽9.2、厚5.1厘米（图五：10；图六：10）。

有6块砖为未辨识刻划文砖。M5砖：11，刀形砖。残长11、残宽10、厚3.7~5厘米（图五：11；图七：1）。M5砖：12，砖形不可知。残长8、残宽9、厚5厘米（图五：12；图七：2）。M5砖：13，刀形砖。残长14.4、宽9.8、厚3~4.5厘米（图五：13；图七：3）。M5砖：14，可能是长方形砖。残长17、残宽10.8、厚5厘米（图五：14；图七：4）。M5砖：15，砖形不可知。残长11、残宽9、厚5厘米（图五：15；图七：5）。M5砖：16，砖形不可知。残长28、宽11.3、厚5.7厘米（图五：16；图七：6）。

2. 印章砖

1块。M5砖：17，印有2枚印章，方形，分别印于砖上下顶面，文字未识读。出自墓室碎砖。青砖，残缺，砖形不可知。残长14.2、宽11.5、厚3.8厘米（图八：1；图九：1）。



图五//文字砖

1—6. “吴侯”文字砖 (M5 砖:1—6) 7. “建兴二年七月廿一日吴王” (M5 砖:7) 8. “凤口” (M5 砖:8) 9. “凤” (M5 砖:9) 10. “内史口史女口口车口” (M5 砖:10) 11—16. 未辨识刻划文砖 (M5 砖:11—16)

3. 画像砖

1 块。M5 砖:18, 出自墓室碎砖。青砖, 残缺, 砖形不可知。人像刻划于砖顶面, 人形基本完整, 头部五官清晰, 有胡须; 身着长袍, 左衽, 紧袖。笔画边缘略有变形, 应是砖坯尚未完全干透时剔划而成。残长 20.5、残宽 16.8、厚 5.5 厘米 (图八:2; 图九:2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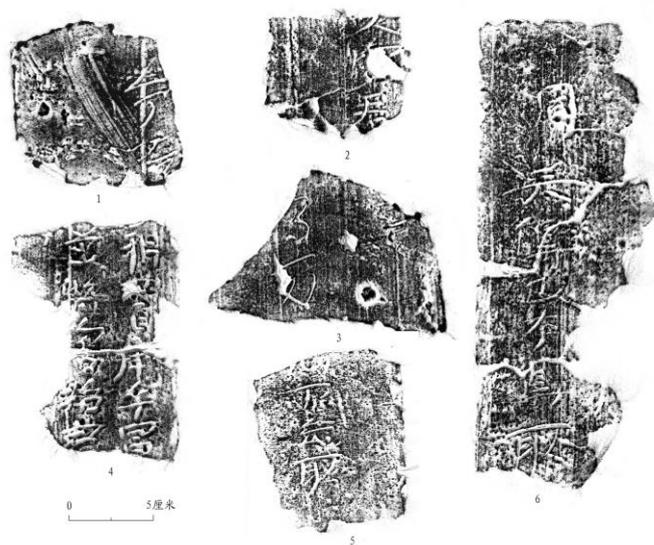
图六// 文字砖拓片
1—6.“吴侯”(M5 砖:1—6) 7.“建兴二年七月廿一日吴王”(M5 砖:7) 8.“凤口”(M5 砖:8) 9.“凤”(M5 砖:9) 10.“内史口史女口口车口”(M5 砖:10)

四、结语

M5 虽然被损毁严重, 出土器物少, 但是残存下来的信息却有着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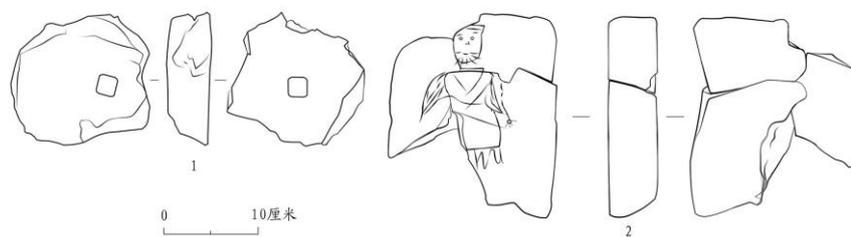
1. M5 建于虎丘路新村土墩 M1 封土内^[2], 据开口层位, 可判断 M5 晚于 M1。M5 位于 M1 西侧, 与 M1 墓室邻近; M5 墓室南端与 M1 墓室南端齐平; M5 墓道偏向 M1 墓道, 两者位置关系非常密切。M5 的长方形青砖与 M1 的小长方形青砖极为相似, 均为素面, 尺寸相近, 且两者均以多组“三顺”和“一丁”方式组合砌筑, M5 建造年代当与 M1 合葬年代相近。综上, M5 墓主很可能是 M1

墓主的晚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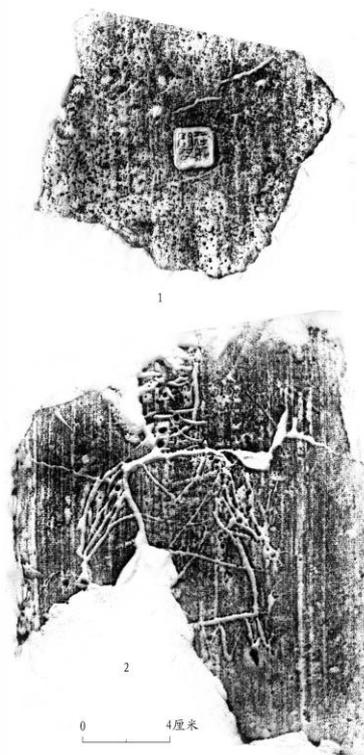
图七//M5 出土未辨识刻划文砖拓片

1—6. M5 砖：11—16



图八//M5 出土印章砖、画像砖

1. 印章砖 (M5 砖：17) 2. 画像砖 (M5 砖：18)



图九//M5 出土印章砖、画像砖拓片

1. 印章砖 (M5 砖 : 17) 2. 画像砖 (M5 砖 : 18)

2. M5 墓室破损严重, 仅残存零星铺地砖和少量墙砖, 大量破碎墓砖及少量细碎青瓷片杂乱散布于墓室范围内; 甬道内铺地砖完整, 残存部分墙砖, 其间填满堆土, 仅靠近封门处出土 1 件变形的金环。上述现象用盗墓、墓室倒塌和拆砖他用等原因是解释不通的, 只有先将墓室内棺槨、随葬品彻底清理出墓室后, 再将墓砖拆下、打碎, 最后将不需带走的物品填回, 才可能呈现这种现象。如此大张旗鼓、劳神费力地对 M5 进行破坏, 其原因应该只有毁墓了。

3. M5 甬道墙砖表面发现了多处模印文字“吴侯”, 填于 M5 墓室的碎砖中也整理出了数十块“吴侯”文字砖, 又因为 M5 墓室已被整体打包, 墓砖并未被逐块拆下检视, 估计还会有一些“吴侯”文字砖。

六朝时期墓葬铭文砖大体可以分为“纪年砖”“人名、官职类砖”“记事砖”“方位、形制类砖”地名、籍贯类砖”“吉语砖”等^[3]。通过与六朝时期铭文砖的对比, M5 所出“吴侯”铭文砖的情况应该与南京江宁上坊棱角山“天册元年”墓所出之“兒侯”铭文砖^[4]、南京江宁沙石岗孙吴“天册元年”墓出土的“兒侯”铭文砖^[5], 以及 2016 年湖南常德汉寿县发现的东晋“龚侯墓”所见之“龚侯”铭文砖^[6]情形相似, 属于“官职类”铭文砖, “兒侯”“龚侯”可能是“姓氏+爵位”的形式。考虑到 M5 位于苏州虎丘附近, 苏州当时称为“吴”, 以及虎丘路新村土墩亦曾出土了载有“吴天之墩”的宋代墓志^[7]等因素, M5 的“吴侯”当为“地名+爵位”的形式; 并且吴侯”是三国孙吴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号, “吴侯”有着明确的指向意义, M5 墓主应该是一位“吴侯”。

4. “建兴二年”文字砖为确定 M5 的时代提供了直接证据。中国历史上使用“建兴”年号的共有 6 次(表一)。使用者分别是三国时期蜀汉后主刘禅^[8], 三国时期孙吴废帝孙亮^[9], 北朝早期成汉政权成武帝李雄^[10], 西晋愍帝司马邺^[11], 北朝中期后燕慕

容垂^[12]以及唐代东北地区渤海国的宣王大仁秀^[13]。而蜀汉、成汉、后燕以及渤海国的势力范围从未到达苏州地区^[14]，“建兴二年”应该与这四个政权无关。查阅史料，西晋时期未见封“吴侯”者，仅愍帝司马邺的父亲司马晏被封吴王，其死于311年^[15]。这样，M5出土的这块刻划文砖上的“建兴”应该是三国孙吴时期废帝孙亮的年号，“建兴二年”亦即公元253年^[16]。

表一//历代“建兴”年号使用情况

序号	政权	皇帝	使用时间	公元纪年
1	蜀汉	后主刘禅	15年	223年5月—237年
2	孙吴	废帝孙亮	2年	252年4月—253年
3	成汉	成武帝李雄	3年	304年10月—306年10月
4	西晋	愍帝司马邺	5年	313年4月—317年3月
5	后燕	慕容垂	11年	386年2月—396年4月
6	渤海国	宣王大仁秀	12年	819年—830年

江苏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5 发掘现场及遗物



1.M5发掘现场(南—北)



2.模印“吴侯”模形砖长侧面



3.硬陶鼎(M5① 1)



4.“建兴二年七月廿一日吴王口”砖(M5砖 7)

参考文献:

[1]M5 位置参见苏州市考古研究所:《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1 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9 年第 6 期。

[2]苏州市考古研究所:《苏州虎丘路新村土墩三国孙吴 M1 发掘简报》,《东南文化》2019 年第 6 期。

-
- [3]林荫：《南京地区六朝墓砖的铭文研究》，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6年。
- [4]南京市博物馆：《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资料丛刊》第8辑，文物出版社1983年。
- [5]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：《南京江宁孙吴“天册元年”墓发掘简报》，《东南文化》2009年第3期。
- [6]《东晋龚侯墓发掘考引》，[EB/OL][2020-04-20]https://www.sohu.com/a/80040505_208822
- [7]何文竞、张铁军：《苏州市虎丘路新村土墩发现南宋葛氏家族墓志》，《苏州文博论丛》2019年总第10辑。
- [8]晋·陈寿撰、宋·裴松之注：《三国志》卷三十三《后主传》第三，中华书局1999年，第666页。
- [9]同[8]，卷四十八《三嗣主传》第三，第851页。
- [10]唐·房玄龄等撰：《晋书》卷一百二十一《载记》第二十一，中华书局1999年，第2039页。
- [11]同[10]，卷五《帝纪》第五，第80页。
- [12]同[10]，卷一百二十三《载记》第二十三，第2073页。
- [13]宋·欧阳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一百四十四，中华书局1975年，第6181页。
- [14]谭其骧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。
- [15]同[10]，卷六十四《列传》第三十四，第1142-1143页。
- [16]陈垣：《二十史朔闰表》，古籍出版社1956年，第47页。